

焦菊隱

著

大师艺得从书

FenMoXieChunQiu

粉墨写春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师艺得丛书

粉墨写春秋

焦菊隐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粉墨写春秋/焦菊隐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大师艺得)
ISBN 978—7—5306—4802—5

I . 粉… II . 焦… III. ①焦菊隐一生平事迹②
话剧—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K825. 78
J8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3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 - 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 插页 2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8.00



目录

CONTENTS

序	1
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	4
艺术的精神	16
诗的“赋、比、兴”	19
超写实主义	22
艺术教育管窥	26
儿童剧院	30
两个建议	
——敬献给戏剧音乐界同志	34
戏曲的命运	38
我们向旧剧界学些什么	44

话剧向传统戏曲学习什么	51
何谓“旧剧革新”	54
论新歌剧	60
北平艺术馆与话剧运动	70
戏剧运动在今天	71
关于《夜店》	77
《上海屋檐下》的导演	79
灯光的作用	81
“笑”	88
用观众的眼光检查戏	91
借鉴戏曲的美学处理方法	96
豹头·熊腰·凤尾	102
真假、虚实及其他	124
剧本的台词	134
如何创造角色	141
导演的矛盾	149
关于《雷雨》	158
看《雷雨》二幕连排后的谈话(一)	163
看《雷雨》二幕连排后的谈话(二)	178
排演《龙须沟》致副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信	181

《龙须沟》演出时致于是之、叶子的信	195
丹钦科召唤着我	201
《哥尔多尼戏剧集》序	205
开戏剧新纪元的易卜生	218
论莫里哀	
——《伪君子》序	241
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269
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大雷雨》	275
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82
《樱桃园》译后记	301
《安魂曲》介绍	327

序

秦瑾

焦菊隐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悠悠岁月，弹指一瞬间，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他的音容笑貌已被淡忘了，但是他留下来的遗稿，他排的剧目，他培养的一代艺术家们，仍显现在当今社会的进程中，这些，就是他苦苦求索了半个世纪，给中国文化艺术留下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打开封尘已久的文稿，面对这位学贯古今中西的文化大师的大量遗作，要把它们浓缩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书中，真不知从何下手。

前年一位剧评家曾对我说：“近些年来，人们都急于求成，再也找不到像焦菊隐那样刻苦钻研戏剧理论、戏剧研究的人了。我真怕这一行要断代。”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为此，我选了一些比较通俗实用的文章，以适应当前处于快节奏生活中的读者们。其余一些理论性较强、专业性较强的长篇文章只有割舍了。仅以此供读者们窥一斑而知全豹。疏漏肯定不少，希望读者原谅。



我常常遐想，焦菊隐原是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他要是专心执教，没准平平稳稳地度过这一生。我也常想，他精通英、法、德、拉丁文，要是他当初从事翻译工作，没准他能安然活到这个新世纪的来临。但是他苦恋戏剧艺术，他为此付出了青春与才华，甚至于生命。

他的文艺生涯有三点应该记录的，这三点足可以在文化史上写下一笔的。

一、焦菊隐是天津人，在那里他度过苦难忧伤的童年，但他在天津读中小学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底子。而且天津是他文化艺术生涯的源头，早在他读高中时，便呼应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与赵景琛、于赓虞等青年人，组织了绿波社，焦菊隐在绿波社同仁们的鼓励下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诗，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出版了《夜哭》、《他乡》诗集，当时有“天津诗人”之称。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有记载。

二、焦菊隐在燕京大学毕业后不久，创办了戏曲专科学校。有史以来，戏曲的传统教学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科班制，可焦菊隐既不是梨园世家出身，也不是梨园行里的人，连票友也不是，他是一个受教会大学教育的洋学生，他用新式的办学方法培养梨园子弟们，引起了社会的哗然。贝多芬说过：“为了更高的美，没有一个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他打破了许多梨园界的清规戒律，以崭新的教育方法，培养了德、和、金、玉一批有文化有教养的戏曲演员，这种革新在六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在戏曲史上会留下一页的。

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后

归国。他在执教的同时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也参加了许多救亡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十年中，刻苦地钻研了外国表演体系、戏剧理论，也研究了中国的表演理论、表演体系。如何融会东西方戏剧艺术？如何继承传统并发展中国的戏剧艺术？他读了很多书，涉猎面很广，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国话剧民族化的表演方法已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形成雏形，苦于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得到机会实现。

解放后，他从师大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里的条件，使他的才华得到施展，他苦苦求索的理想得到了初步实现。在这里他成功地排了《龙须沟》、《虎符》、《蔡文姬》、《茶馆》、《关汉卿》等剧目。这些戏的表演方法尚未得以系统地更深层次地总结出来，横扫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汹涌冲击而来。这位对祖国文化艺术事业无限热爱的艺术大师，随着大批知识分子一道湮没在混浊的激流中了。但他仅留下的一些片断遗著，为中国话剧表演艺术的民族化，留下了开篇。这些，有待后人阐释并弘扬。

焦菊隐是一个性格孤僻、矜持、内向的人。多年来，每逢他生活上、工作上遇到挫折时，总爱说：“我喝遍天下的豆浆，哪儿也不如天津豆浆好喝。”我深知，那是他思恋故乡的代词。如今天津的豆浆还是那么浓郁、芳馨，可是被天津豆浆哺育大的一代艺术大师，已一去不复返了，为此，我接受位于天津海河之畔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邀约，编辑了这本书。

1999. 6. 2



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

我父亲原先把我送到王家家馆去寄读，那是一个新派的冬烘，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也很高兴，只是我对老师极不满的一点是他瞧不起我，因为我家穷。他对于王家和其他阔人家的子弟却一再从宽、放纵；有钱的富家子弟欺侮我，他反而狠狠地责骂我。因此，我回家以后，哭着、喊着说再也不上王家家馆了。我父亲没办法，只好叫我停学，并托人送我进一家小学去读书。这就是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名叫刘寿慈，号竺笙。他是前清的举人，当时是教育救国论的一派新的人物。这个小学对我幼年教育起过良好的作用，同时这家小学的校长也是值得表扬的。

这所小学的校舍很大，设备很好，教师的教学水平很高，教学认真严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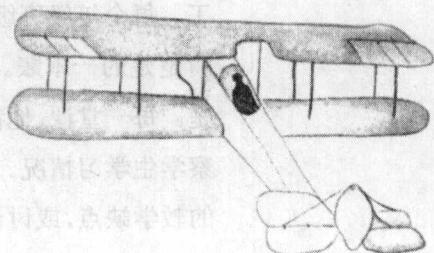
在学校的大门外有两个相当大的运动场。一个是篮球、足球运动场，另一个是田径运动场。校内还有一个室内运动场，当时称为“风雨操场”。校长刘竺笙是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的，除了一般体操和各种运动外，我们还要学军操，学校的走廊下，一排一排地放着许多“教育枪”。

学校有三四进的大院子，每个院子都是长方形的，中间是土地，四周靠教室是高出地面约二尺的走廊。这本是从前的一座营盘，是砖瓦结构的洋房，很结实。校门是三个铁栅栏门，有传达室。经过一道小院，进上门过道，第一进院内，西边的南房是几间相通的大会客室，同时也是“成绩展览室”；东边南房就是风雨操场。平时，一摇预备铃，各班学生就得按班级高低成二人行列队，各班教员也都来到各班学生面前，操场上鸦雀无声。等到第二遍铃一响，由“大学长”向全体学生发号令：“立正，向左转，开步走！”通过风雨操场，学生各进自己的教室。“大学长”总是由全校最高年级的班长兼任，是各班班长的头目。我入学的时候，“大学长”是现在天津总医院和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后来，到毕业前夕，“大学长”就是我。

校舍里教室很多，也很大，敞亮、干净。桌椅很讲究。黑板非常高大，大约有两个人那样高，是两块大黑板，能上下拉动的，写完第一块，把它往上一推，上边那块黑板就和下边的交替地落下来。黑板旁边还有挂图的架子。

除了教室以外，还有挂图室。室内存有很丰富的日本印刷的中外地图、动、植、矿物挂图，还有生理解剖挂图。校内还有标本室，物理化学试验室，当时称为“博物试验室”，我们当小学生的时候，已经动手在试验室看看显微镜、玩玩

焦菊隐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作业



志承焦生學級學五年第學二第等高



幻灯、做做最简单的理化试验了。我们还有音乐教室。即是一个小礼堂，摆着钢琴、风琴和各种乐器、兼做音乐课室。此外，还有教员宿舍、教员预备室。下课的时候，除了正面几个大庭院外，学生们还另外有“游戏操场”。全部都是十分干净、整洁的，没有一点儿乱纸和灰尘。

这所小学在组织行政上，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全校的人事，除了教员以外，只有一位校长和几位工友（当时称为“堂役”）。这种人事的简化和机构的经济化，不但是后来国民党的学校所不能比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校长刘竺笙他一心想把学校办好，教育出好学生来，好使国家走上日本式的富强地位。不管他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有多么幼稚、可笑，但他确是为了他的理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学校上了。他有家庭，但他长年累月都住在学校。很奇怪，这个学校没有办公室！校长的宿舍（一共里外两间屋子）就同时是办公室。一切文件的拟稿和抄写，都是校长亲自动手；会计收支，也是校长亲自登记出纳；购置和修理，由校长做出决定，委托工友去办，校长监工。每个年级班级的教学内容、进度和教法，他心中都有清清楚楚的一本账。每一位教员的水平、个性、教法，他都清楚。每一堂课，他都轮流到各班去“查堂”，听教员讲课，观察学生学习情况。放学以后，他会找个别教员去谈，指出他的教学缺点，或讨论一些问题。

上面说过，每一堂课前，“一打预备铃，学生和教员就

要站队”，这时，校长早已经在风雨操场等候了。有时，我们必须长长地等上五分钟。而这五分钟在小学生心理上是够长久的，何况又是那样的寂静！这时候，校长就检查学生的衣服和手脸是否整洁。如果学生穿得不够暖或太多，他也对学生讲，回家后要请家人给换替。他规定教员和学生一律得穿制服上课。学校里一律不准穿中式长袍。学生夏天是白制服，冬天是黑制服。戴着有硬铁丝衬顶子的警察式的帽子。教员则夏天穿黄布的，冬天穿黑布的。上身是中国式对襟的小褂或短棉袄，下身是中国式裤子，扎裤口，外边穿一双薄底青布面短布靴。我记得，我时常看见不住校的教员，夹着包袱很早来到学校，在教员预备室里换穿短衣，下午放学以后，教员再换上长衣回家。

校长对教员和学生都是十分和蔼的。上课时，他的神色很严肃，一到下课，他就混在欢蹦乱跑、又打又闹、吵成一片的小学生们中间，和这个说说，和那个笑笑。学生们都喜欢他，和

焦菊隐九岁时与大哥焦承厚（右一），大姐夫牛子芹合影。时住天津王家大院，正在寄读私塾，因贫穷颇受塾师的歧视。





他很亲近。因此，每个学生的情况，包括家庭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全校几百个学生，他没有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也没有一个说不出家长的姓名和职业的。一到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就站在学校铁栅栏门口，等着列好队的学生出来，最小的班次在前，立定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个一个地叫着学生的名字，把孩子交到来接的家长手里。大班的学生，他也一定看着个个都过了街道，他才进去。一年四季，每星期六天，天天如此。

刘校长非常关心学生家中的经济情况。他认为，没有钱的家庭是很难送子弟入学的。但必须叫孩子们尽量得到学校教育。因此，他的学校每学期只收铜元二十六枚。当时，“官立”学校也收学费，常常因为官方的教育经费不足，学校的一切开支都要出在学费上。因此，学费都相当高，有的学期要几角钱，有的要一两块大洋。当时一枚银洋大约能换一百左右铜元。这所模范小学，学生虽然很多，但每人只收二十六枚铜元，当然是不能维持的。但刘竺笙却坚持这样收，来照顾穷苦的孩子们。他一方面尽力节约，另一方面向省教育当局要钱。为了这个，省当局常和他吵架，有的竟下令叫他增收学费，他都抗拒回去。他在群众中声誉很高，省方又不好撤换他。一直到我上了大学，那时每一银元已能换到三四百个铜元，可是，我回到天津一问，刘校长仍在坚持收费二十六枚！

最有趣的是考试。每逢大考（学期考试和学年考试），

上课以后，教员和学生都静坐在教室里等候。等一会儿，校长进来，恭恭敬敬地向教员双手举上一个小信封，然后退出教室，教员立时把接到的信封拆开，取出这一门课的考试题目，写在黑板上，学生再做答。全校每班每课的大考题都是校长出，连教员事先都不知道。

每到毕业班大考以后，校长总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赠送每个学生一个“号”。当时，每人除名字外，还要有一个“号”，社会上彼此尊称号而不直呼人名。校长从不作训话、演讲诸如此类的事。但到毕业班学生要离校的时候，他就指赠送“号”来作赠言。我的学名叫焦承志，他送了我一个“号”叫“亮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名叫承志，可是承什么志呢？你不应当承做官发财的志，或者争光耀祖的志，你应当以救国为己任，承强国强种之志，但你不能同流合污。你应当学习诸葛亮。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请他去做官，他不要做官。等到他确实知道刘备的确是想救民于水火，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送你‘亮俦’这个别号，不是叫你学诸葛亮那样去做大官，而是要你能和他一样安心务农。”





我的小学校所给我的思想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首先灌输给我极深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刘校长认真、严肃、刻苦、勤劳、朴实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给我强烈的身教作用，使我逐步树立起我的个人奋斗的目标。

在学习的内容上，这所小学的水平也是超过当时一般小学的。学校都是“春季始业”，即学年从旧历年初开始。后来，改行“秋季始业”，我们在冬季毕业的小学生，要等上半年才能在夏天去考中学。因此，小学多留我们上半年学，就拿这半年的“国文”课内容来说，是相当深的。我还能记得的，甚至还能背诵的有，比如：《国语》、《战国策》、《史记》等等。当时我们读起来都不觉得吃力。历史课着重讲近百年史。历史老师是一位当时的“维新派”，我们每个学生都能深刻地记得：在他讲到“义和团”的时候，他咬牙切齿地说：“李鸿章这个王八蛋（原词一字不错），借来了外国的洋枪队，打了我们中国人……”小学对于学生的理科知识很重视，除了“国文”、“历史”以外，十分强调“地理”、“算术”（包括珠算）和“博物”课。此外，又十分重视体育。到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总觉得“国文”比小学时所学的还浅，而理科课程也是学来全不吃力的，我想，这是小学打的基础好的原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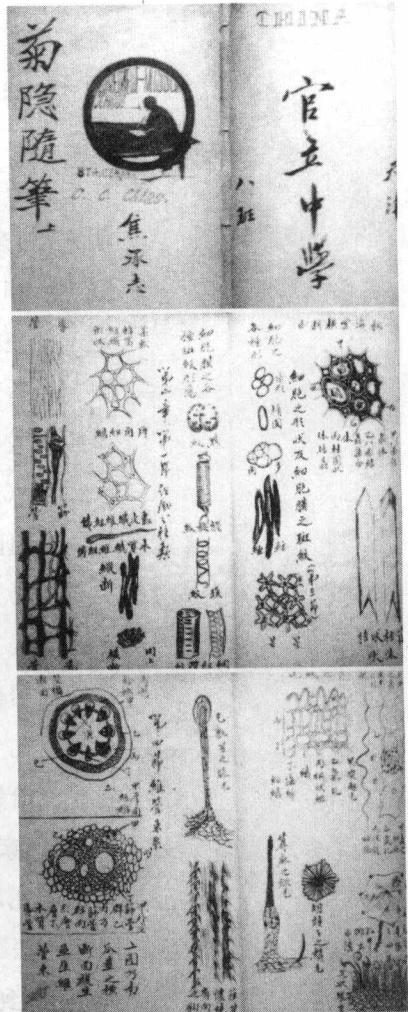
“算术”老师给人印象很深。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但他的容貌和他的外号“吕二大爷”，还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记忆中。上课时，他把教学内容记得烂熟，能把枯燥的算术课讲得使每个学生都感兴趣。一直到我中学毕业，我的数

学课程成绩都是挺好的。

我上小学和将要从小学毕业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这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初期，夹杂着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老师受了这种思想影响，我们每个学生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社会的动态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日益多起来。首先是南开新剧社在1915、1916年左右所演的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新剧运动，它的力量也冲击到小学里来。当时，我们也组织了一个新剧社，轮流到各家中去演出。还能记得的一次或几次在刘以讷家中，许多次在南门里一个姓朱的同学家中。剧本都是自编的，内容以反封建、反压迫为主。但是，当时又认为演新剧不是一件正经的事业，因此，每个人都用“艺名”出名扮演角色。这些艺名，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同学或“团长”、“社长”之类的人“派”送的。我被派名叫“菊影”，后来因为这太像演文明戏的名字，又改为“菊隐”，这个名字一直被称呼到今天，想改也无法改了。

当时演戏用的布景都是请“冥衣铺”（给死人糊纸人、纸马、纸房子去烧的作坊）用纸糊的。道具、服装都是借的。大幕是大家凑钱买的一种很厚的“爱国布”。当时的国货，



中学笔记——读天津官立中时的植物课笔记和随笔。那时，这个虽贫穷但好学的学生，在学校被评为大学长。